



与夫人戴冠芳合影



在研究所写作时留影（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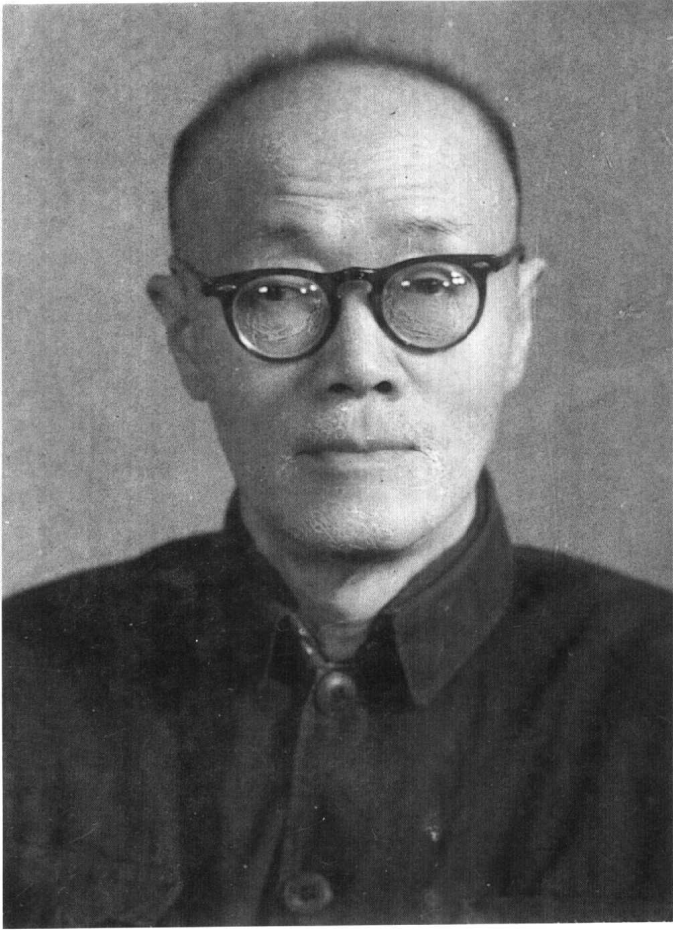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招待辛亥革命老人留影



一九六一年访问内蒙古博物馆



为内蒙古博物馆题词



一九六九年留影（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雕塑铜像

编印说明

(一) 本卷选编著者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撰写的文章五十八篇，以学术论文为主，兼收学术评论和学术性的政论。历年主持召开的文教学术界会议上的讲话，也酌予收入。

(二) 本卷所收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其中《经学史讲演录》《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两文是著者逝世后刊布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已附录于第八卷，《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已附录于第九卷，本卷不再重出。

(三) 本卷所收文章依据最初发表的年月先后编排。各文的发表年月和报刊名称，在文末注明。需加说明者，另作题注。

(四) 本卷所刊文章，保持发表时的原貌，内容不作变动，只作文字校订。其中十六篇曾于1979年刊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经过编校，对马列经典著作引文，据新版译文作了校订，又对个别文章删改了某些字句。现据此收录，在附注中说明。

(五) 抗日战争初期，著者在河南发表的关于抗战等政见文字，现已十分难得。承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杨静琦同志搜集提供若干篇，编入本集，谨此致谢。著者回忆河南救亡运动一文及其子范元维记事一篇，也附刊卷末，以供参阅。

目 录

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原	(1)
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	(8)
忆鲁迅先生	(18)
旧账与新账	(20)
反对教育界的神行太保	(23)
赠乡村训练员序	(27)
如果死者能立在山上看的话	(30)
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	(32)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44)
李大钊同志永远不死	(77)
古今中外法浅释	(79)
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	(85)
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94)
谁革命？革谁的命？	(107)
袁世凯再版	(116)
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	(120)
在北方大学教职学员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129)
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哀辞	(138)
论正统	(141)
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	(146)
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	(151)

伟大的五四运动·····	(155)
谁是历史的主人·····	(158)
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	(162)
校庆献辞·····	(167)
中华民族的发展·····	(168)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176)
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	(190)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	(195)
武训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	(199)
纪念九三抗战胜利日·····	(206)
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	(210)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213)
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	(271)
中国人民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的一百多年·····	(277)
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285)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318)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 105 周年·····	(350)
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	(354)
“百家争鸣”和史学·····	(359)
女革命家秋瑾·····	(361)
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关键·····	(365)
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368)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376)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87)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	(400)
文要对题·····	(409)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411)
破除迷信·····	(420)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426)
风气与条件·····	(432)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437)
迷·信·四·窟·····	(442)
反对放空炮·····	(444)
在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49)
《唐代佛教》引言·····	(453)
经学史讲演录·····	(464)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	(498)
抗战初期我在河南的救亡活动·····	(508)
我的父亲范文澜在河南的一段经历（范元维）·····	(511)
范文澜年表·····	(517)
《范文澜全集》未收书目·····	(523)

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原*

直到现在，任何中国人，把他头脑解剖一下，量的多少固没有定，“五行毒”这个东西，却无疑地总可以找出来。颉刚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这几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因为无论是谁，不管头脑洗涤怎样干净，在某种机缘中，有意或无意地，很容易流露出一抹淡影，虽然刹那间散没了。正如孙悟空尽着努力，依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一般。

凡是一种思想，到了能支配社会心理的威权地位，被支配者自然心悦诚服，绝不敢怀疑，而且要尽量加以涂泽补充的工夫，使它愈看愈可信。这种自欺的心理，实在是人类最卑弱劣性之一。我忽然想起个比喻来，有个老妖物，两颊苍皱，纹理横竖，至少十条以上，偏不肯认丑，粉抹得极厚，唇点得极红，在黄昏时候，混进人丛里，东飞一眼，西摩一肩，把许多痴儿弄得更痴了。腾地招恼了性如烈火的鲁男子，跳上去劈头揪住，顺手在路旁舀盆冰水，喳！喳！给她大洗特洗，大擦特擦，抬起腿，踢出三丈之外。呵！何等勇猛！何等爽利！

好！五行老妖物，今天可倒运了，被颉刚揪住洗剥得多痛快。我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三期。一九三五年朴社出版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收入，有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九二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影印本。

想，读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没有不感觉到这样心情罢。我对于这本书的理论，是根本赞成的，不过在《五行说的起源》一节里，多少意见有些出入。本想应颉刚的雅嘱，利用假期做篇文章彼此讨论，不幸最近发生一件事须到南方去走一趟，不能细写，只好把很粗陋的几层意见随笔录在下面。

1. 阴阳与五行不是一件事，阴阳发生在前。最野蛮社会里，人，除了找些果实和野兽充腹，相等重要的就是男女之间那个事。他们看人有男女，类而推之，有天地，日月，昼夜，人鬼，等等，于是“阴阳”成为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在《易经》里可以探求不少的消息。——现在的《周易》虽经后人增饰，但原始阴阳说却也保存着。——社会逐渐进步了，头脑比较复杂了，他们里面有智者出，另外造出一种五行说，即水火木金土五物。因为这五物为民生所行用，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本来就是极平常的话头，并不含神秘性质。文化极度卑劣的民族，他们计数比打一只老虎还难，先止能数一二，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才会数一二三四五，这还借着天生五个指头的光呢。从原始阴阳说到原始五行说，其间经过的岁月一定也不少。从五行到九畴，又得经过若干年，所以《洪范》的九畴，与五行亦有前后的程序，九畴是根据五行而扩充的学说。我此地假设阴阳说发生在夏以前的社会里，五行说发生在所谓夏代的社会里，九畴说发生在殷代的社会里。

占卜是野蛮人一切活动的指南针，现在我们看殷墟龟甲的数量，真是多得可惊。不过究竟怎样卜法，很难断定。我想，大概是卜者各有口耳相传的辞句——繇辞——其含义在似隐非隐，可懂不可懂之间，好似神庙里签条相像。从甲骨上的兆文，合到他们的繇辞，于是吉凶判出来了。用阴阳的符号来占卜，是起于殷周之际，是占卜法的新旧革命。春秋时代卜卦，不全用《周易》，大概旧法和新法随意用的缘故。周易卦辞爻辞本极简单，经过十翼的大发挥，阴阳学说才进展到最高点。凡是一种学说，发展到极盛地步，不久就要衰退或蜕变，自然，某部分认还是保存着的。“阴阳”，它的风头十足时期在孔子以后，邹衍以前罢？

邹衍的确是一位伟大的附会家——在他以前还有孟子，说见下第三条。——他觉得单拿阴阳做工具，不足以耸动听闻，于是打开古董箱，恰恰天字第二号的宝贝是五行。——天字第一号的阴阳，已经给殷周之际以及做十翼的老师们利用了。——他拿出来大加雕饰，尽量使它神化，再把老牌的阴阳混和在一起，成立他的阴阳五行说。大抵创造一个新说，必得要于古有之，才能使人相信；更要说得天花乱坠，玄而又玄，才能把这新说扩大而有势力。战国诸子没有不如此的。颉刚疑心五行说如早存在，何以到邹衍始发达起来。这果然可疑，不过很有许多例证，可以证明各种事物，差不多都有它的来源。我们拿文学史来做例罢。王褒在汉宣帝时做一篇《圣主得贤臣颂》，到东汉末期骈体发达起来；六朝骈体发达到极点，而姚察苏绰在南北两朝各做散文，到唐后半期散体发达起来；陆机演连珠，徐庾以后四六发达起来；陈思王受梵呗的影响，作《太子颂》《睽颂》，到齐梁时四声八病发达起来；梁武帝作《西洲曲》，沈约作《六忆诗》，到唐末词发达起来；齐梁人备四声八病，唐朝四六律赋律诗发达起来；赵德麟作《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元代戏曲发达起来。当然，说明一种文学的起原，并不这样容易，有甲原因，有乙原因，原因又各有其原因，不像我们在纸面上那样简单明显，可是甲原于乙，乙原于丙，这个公式是可以存在的。造丙的想不到会有乙，造乙的想不到会有甲；而甲之于乙，乙之于丙，同的仅小部分，新变花样却占了重要位置。所以阴阳发达时期，五行不妨存在，等阴阳说极而盛衰，五行起来代替它的地位。在我们看，五行在夏殷已下了种子，何以不快快长育起来，其实因为阴阳的种子，比它下得更在前，按顺序说，也得让阴阳先长育，才轮到五行出头。

本节的总意，是先有原始阴阳说，后有原始五行说。原始阴阳说在殷周之际发育而逐渐盛大，接着五行说经邹衍一番附会扩充，与旧有之阴阳合并而成其新的神化的阴阳五行学说。

2. 《洪范》一篇，旧说相传，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刘节先生的《洪范疏证》我未见过，不敢妄议。不过我以为原始的五行说与邹衍的神化五行说，无妨先后并存。似乎不必费力把《洪范》搬开

去，因为它并不妨碍我们说话。《甘誓》所记的事，有说是启，有说是禹，有说是相，不管是谁，先秦所传都说是夏书。今按里面有“怠弃三正”的话，照后儒解释作三建，岂非大有可疑三正既有问题，那威侮五行当然也可疑。不过我觉得三正——三建——之说，是邹衍以后一班阴阳五行先生的谬解，而《甘誓》的三正却是另外一件事。先说三正罢。我探求古历学的结果，知道所谓三正也者，完全是胡说。历法与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夏代，——借用夏殷等名号，为说话方便计，其实所谓夏殷，不过那时候一个大部落，一家老酋长而已。——农业进步到某个阶段，他们根据自然界种种现象，造成历法，以天气渐觉和暖的一月为岁首。这可以叫做原始历，也就是最幼稚的历。以后推步术渐进，觉得一岁的计算，应该以日景短长为终始，——换句话说，就是渐知探求冬至点所在。——自然，他们的测景术非常拙劣，又夹着闰月在那里捣乱，弄得没法，只好把岁首大概置在孟春前的一个月。这不必奇怪，我们看《春秋》前半期所载正月，应该是建子的了，实际却多是建丑，这就是冬至点不能确定的缘故。后来测景术更进步，知道冬至在孟春前两个月，即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话虽如此，他们虽有这些进步的知识，岁首还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何尝有什么建寅建丑建子那套把戏。战国时人依据他们的历学知识硬造出三建来，于是改正朔易服道成为换朝代的大事，岂知三代岁首不同，完全由于历术进步自然的结果呢。

那末，《甘誓》的三正究竟是什么？我想，《左传》文公七年却缺引《夏书》有所谓九歌，其解释是“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九歌》《九辩》见于屈原赋及《山海经》，先秦有此传说。《左传》的真伪此可不辨，不过《左传》里面一定有古史包含着，不能全部抹杀，郤缺的话，可以说是有根源的，六府是五行加一谷，因为民以食为天，谷又是五行所化生的，所以总称为六府；三事是做国君的大道理。六府三事大概是夏代的政治大纲领，好像《洪范》为殷代政治的大纲一般。做《甘誓》的那一位，去征

伐有扈氏，当然要拿大帽子去压他。所谓威侮五行，等于说你不重六府，就是说你不能养活百姓；所谓怠弃三正，等于说你不好好做三事，也就是说你不配做国君。本没有什么奥义精旨。自从为阴阳五行先生一说，弄得支离破碎站不住脚。总之，《甘誓》是否夏书，要是有什么方法证明其非是，我们再来商量，如以三正为三建，而疑其非夏书，则我似乎有些期期以为未可。

本节的总意是《甘誓》三正即郤缺所说的三事，与三建不可并为一谈。

3. 邹衍是孟子一派的儒者，我在十五年做一部《诸子略义》，已经是这样想。不过邹衍与孟子似乎不能说苟卿误并为一个人。孔子以来，鲁成了儒家的根据地；邹本鲁邑，儒学发达，至与鲁并称，这大概是从孟子起的。——《庄子天下篇》是庄子后人所做，也就是孟子之后人所做。——至于齐地的学者，在《孟子》书中，记着许多被孟子藐视的话，在孟子看起来，他们是外江派，不足道的。孟子的学生很多是齐人，齐有儒学，受孟子影响一定不小。荀子《非十二子篇》指子思、孟轲为五行造说者，颀刚疑心把邹衍当作孟轲，或是苟卿传闻之误，我想荀子无论怎样胡涂，决不至胡涂到如此。他也是齐稷下出身，距孟子时代不远，不应该连孟子、邹衍都闹不清楚。我们试翻《孟子》七篇，很看到些气运终始的痕迹，如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去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这两条明明是推气运的意味。而且阴阳五行家在他那一套推运气工夫外，还懂得科学的历法和迷信的占星两种本领。在《孟子》书里，有

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的话，是孟子懂历法的，又说

天时不如地利。

天时是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孟子虽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过他承认天时是战胜的一个条件，是无疑的了，孟子的舌头圆活，真可以，如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照这段话看来，孟子实在有点不合，假如有个暴徒偷偷来问杀人行不行，你能随便答应他说可以的么？等到人家来质问了，不说不说明白，反说人家不问明白，难道孟子这样聪明人，不知道沈同的本意么？我推想邹衍的学说，是与孟子同派的，他把五行组织成一个系统，更鼓之以长广，古，说得生龙活虎一般，看史记所载他的种赫奕的声势，比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利害得多多，原始的五行说，经孟子推阐之下，已是栩栩欲活；接着邹衍大鼓吹起来，成了正式的神化五行，来源很明白，似乎不必说孟轲子邹衍误会成一人才通得过去。

荀子和孟子学派不同。荀子的弟子多传授经学，有模实保守的风气，孟子邹衍一派，则颇能簧鼓唇舌，耸动听闻。秦朝的丞相是

荀子的高足李斯，而儒生们——儒与方士分不清楚，总称为儒生——却大说其火德水德，以十月为岁首，以黄河为德水，足见其深结主心，势力着实不小。这种本领，就是孟子邹衍的心传，后来骊山一坑，是先哄他们去议论冬天生瓜的事，荀卿一派学者，连天都不信，那里会去议论这样无聊的事去，坑儒惨剧，恐怕还有李斯一辈人的阴谋在内，他们的学派，本是世仇呵！赵岐说，“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足见这班五行先生是孟子的徒党，究竟他们有这套阔大不济，眩人耳目的本领，虽说吃了这样大亏，并不绝根，到了汉初，经学立博士的多是荀卿徒党，而汉文帝却特别给孟子立博士，荀卿则无闻焉尔，这不是很可怪的事么？因为文帝甚信方士式的儒生，也就是孟子的徒党，所以孟子居然得立于博士。

本节的总意是孟子是神化五行说的创造者，邹衍是发扬光大五行说的老师父，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记是可信的。

我做这篇小文，足足费了两天了，恕不再繁征博引，就此做个结束罢。对于五行说起原的问题，我和颉刚不同之点是：

颉刚以为五行说是起于邹衍，他以前没有五行说，凡古书所记关于五行的话，都可以怀疑。

我的意见是无论什么学术思想或文学种种，一定有个来源，起始是很简单的，很平常的，到后来因有适宜的条件，它才发达起来。自 A 变 B，自 B 变 C，……每变一次，对于旧者要保留一部分，新的方面则增加一部分，跟着变下去，离本来面目愈远，甚而至于完全不像，然其起原却不能完全抹杀，根据这个式子，所以我对于五行起原说是这样：

A，原始阴阳说夏以前。B，原始五行说分二期：夏为创始期，殷为扩充期。C，神化阴阳说分二期：殷周之际为阐发期，孔子以下为光大期。D，神化五行说分二期：孟子为阐发期，邹衍为光大期。

一九三一年《史学年报》第三期